

# 吕思勉讲历史

二十四史横览数遍，最严谨的史学大师

跟随『中国史学四大家』之一吕思勉纵览中国三千年历史流变  
在纷繁的历史表象背后洞悉惊人的历史真相与博远的时代哲理

吕思勉  
著

吕思勉

# 吕思勉讲历史

吕思勉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思勉讲历史 / 吕思勉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008-6171-3

I. ①吕… II. ①吕…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 IV.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9976号

## 吕思勉讲历史

---

- 出版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左鹏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82075934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销 各地书店  
印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5.5  
字数 386千字  
版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8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编 史学概览——会通众事之公例	01
史籍溯源	03
史学缘起	06
史部大略	10
史料范围	17
论搜辑	20
论考证	22
史学演进趋势	26
怎样读中国历史	28
第二编 论学精华——读书论史之经验	37
考试论	39
古史纪年考	44
论荆轲	55
论李斯	58
论秦二世	61
论魏武帝	64
论宋武帝与陈武帝	66
《诗经》与民歌	78
魏晋“科斗文”原于虫书考	84
丛书与类书	91

第三编 经子解题——先秦诸子之真要	93
论读经之法	95
诗	104
书	110
仪礼 礼记 大戴礼记 周礼	122
易	136
春秋	141
论语 孟子 孝经 尔雅	147
论读子之法	150
老子	163
庄子	167
列子	172
荀子	174
晏子春秋	180
墨子	182
公孙龙子	187
管子	189
韩非子	195
商君书	200
尹文子	203
慎子	205
吕氏春秋	206
尸子	216
鶡冠子	218
淮南子	221

第四编 三国人物——是非成败转头空	227
董卓的扰乱	229
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	236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244
袁绍和曹操的战争	248
赤壁之战的真相	255
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	262
替魏武帝辩诬	270
从曹操到司马懿	276
替魏延辩诬	281
姜维和钟会	287
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	292
司马懿如何人	294
司马氏之兴亡	298
晋代豪门斗富	301
诸葛亮印象	303
关羽欲杀曹公	309
第五编 蒿庐札记——人间万象之参证	311
中国未经游牧之世	313
农业始于女子	316
古者君臣之义	319
尊王与民贵之义相成	326
民与政相关之切	329
春秋立君之法	332
井田之废	334

一贯与致一	337
中和	339
无为	343
八种解释	345
司命与天命	361
天志与明鬼	367
秦焚书	373
项羽将才	377
汉都关中	379
楚释汉击齐	381
开国之主必亲戎	383
汉世亭传之制	386
西汉官天下之义	392
契丹先世与部族	396

# 第一编 史学概览

——会通众事之公例





# 史籍溯源

史学与史籍，非一物也。会通众事而得其公例者，可以谓之史学；而不然者，则只可谓之史籍。史学缘起颇迟，而史籍之由来，则甚旧也。

英儒培根氏，根据心理，分学问为三类：一曰属于记忆者，史是也；二曰属于理性者，哲学是也；三曰属于情感者，文学是也。中国四部中之史，与其所谓属于记忆者相当，可不俟论；经、子与其所谓属于理性者相当；集与其所谓属于情感者相当，虽不密合，亦姑以率较言之也。

文学之书，自为一类，盖自二刘立《诗赋略》始。（集部后来庞杂至不可名状，然追原其始，则固所以专收文学之书，《七略》中之《诗赋略》是也。范、陈二史，著诸文士撰述，皆云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王俭《七志》犹以诗赋为文翰志；至阮孝绪《七录》，乃以文集为一部。盖缘后人学向日杂，所著之书，不复能按学术派别分类，乃不得不以人为主，编为别集也。此自后来之迁变，不害始创《诗赋略》者体例之纯。）史则尚附《春秋》之末也。然则刘《略》以前，探索原理之经、子；记载事物之史；发舒情感之文；皆混而为一矣。此自古人学问粗略使然，然亦可见其时客观观念之阙乏也。故曰：史学之缘起颇迟也。云史籍之由来甚旧者：人类生而有探求事物根柢之性，（故必知既往，乃知现在之见解，人人有之。）与其恋旧而不忍忘之情，故一有接构，辄思考究其起源；而身所经历，尤必记识之，以备他日之覆按。当其离群索居；则于宇宙万物，冥心探索，群萃州处，又必广搜遗闻轶事，以为谈助。思索所极，文献无证，犹或造作荒唐之辞，以炫人而自慰；况其耳目睹记，确为不诬，十口相传，实有所受者乎？此民间传述，所以远在书契以前；而史官记载，亦即起

于始制文字之世也。

史官之设，亦由来已久。《玉藻》曰：“王前巫而后史。”又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玉藻》所记，为王居明堂之礼，必邃古之遗制也。《内则》称五帝、三王，皆有惇史。而《周官》所载，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之分；又诸官皆有史，盖世弥降，职弥详矣。就其书之存于今者观之：《尚书》，记言之史也；《春秋》，记事之史也，《大戴记》之《帝系姓》，及《史记·秦始皇本纪》后所附之《秦纪》，小史所掌之系姓也。古所谓《礼》，即后世所谓典志，亦必史官所记，唯不知其出于何职，大约属于某官之事，即其官之史所记也。古代史官之书，留谥于后世者如此。

民间传述，起源尤古。就其所传之辞观之：有出于农夫野老者，亦有出于学士大夫者。有传之未久，即著竹帛者，亦有久之乃见记载者。其所传之事，有阅世甚久者，亦有相去不远者。传之久始著竹帛者，其失实多；而不然者，其失实少。（如《管子·大、中、小匡》篇述管仲事，有可信者，有极悠缪者，即由其或以史籍为据，或出辗转传述也。）所传之事，出于近世者，多系人事，其出于荒古者，则不免杂以神话，（太史公谓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盖即如此。纒纬荒怪之辞亦必非全无根据，盖亦以此等传说为资料也。）今日读古书，固不能一一知其所出，据此求之，犹可得其大略也。

《史通》分正史为六家：一《尚书》，二《春秋》，三《左传》，四《国语》，五《史记》，六《汉书》。《史》《汉》皆出后世，《左氏》近儒谓后人割裂《国语》为之，说若可信，《国语》则《尚书》之支流余裔耳。何以言之？《尚书》重于记言，既记嘉言，自亦可记懿行；既记嘉言懿行以为法，自亦可记莠言乱行之足为戒者也。古者设官记注，盖唯言、动二端。典礼之书，后人虽珍若球图，当日仅视同档案，等诸陈数之列，迥非多识之伦。《系世》所记，更属一家之事，故溯史职者不之及也。至《史》《汉》出而体例大异。《汉书》原本《史记》；《史记》亦非谈、迁所自作，观《世本》之例，多与《史公书》同，则系当时史官，记注成法如此，谈、迁特从而网罗之耳。《帝纪》及《世家》《年

表》盖合《春秋》及《系世》而成，《列传》出于《国语》，（《史记》称列传犹曰语，如《礼志》述晁错事，曰见袁盎语中。）《书》《志》出于典礼。前此不以为史者，至此悉加甄采；前此只有国别史，至此则举当日世界各国之史，合为一编：史籍至此，可谓大异于其故，盖寢寢焉进于史学矣。

## 史学缘起

史籍非即史学，前已言之矣。然则吾国史学，果始何时乎？曰：其必始于周、秦之际矣。何以言之？

史学者，合众事而观其会通，以得社会进化之公例者也，夫合众事而观其会通，以得社会进化之公例，非易事也。必先于社会之事，多所记识；然后以吾之意，为之分类；又就各类之事，一一紬绎之而得其所以然，然后能立一公例；所积既众，则又合诸小公例而成一较大之公例焉，而史学之公例乃渐出。此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一手一足之烈，史学初萌，断不足以语此。先河后海。大辂椎轮，但求其记识搜辑，确以备他日紬绎之须，则亦可谓之史学矣。信如是也，吾必谓中国史学，起于周、秦之际，何以言之？

吾国有史，由来旧矣。然其初之记识，非以供他日紬绎之资也。史官之载笔，盖如后世之胥吏；其所记识，则如后世之档案。纣之欲立微子启，则殷之大史，执简以争，此奉档案之旧例为不可违也。职是故，则珍其档案，而不忍轻弃者出焉。夏之亡也，太史终古抱其图法以奔商；商之亡也，太史向挚抱其图法以奔周，（《吕氏春秋·先识篇》）则是也。儒者之“必则古昔，称先王”，（《礼记·曲礼》）意亦如此。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泛不能以自行。”《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此皆不脱以史籍为档案之思想，未足语于史学。又有视史事若父老相传之故事，用为鉴戒之资者：《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皆此意也。此亦未足语于史学。古之能紬绎史事，求其公例者，其唯道家乎？《汉书·艺文志》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观史事而得所以自处之方，可谓能紬绎众事，得其公例

矣。然于史事初无所传，此仍只可谓之哲学，而不可谓之史学也。《韩非子》曰：“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显学篇》）可见当时诸家，于史事各以意说，意说而不求其真，此为非史学之诚证矣。且如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古代之史籍，几无不借以传，然《春秋》之作，实以明义。（《左氏》为《春秋》之传与否，姑不论，即谓为《春秋》之传，亦只可谓治《春秋》者当兼明本事耳，不能谓《春秋》之作，非以明义也。）尧，舜禅让，事究如何，殊难质言，孔子之亟称之，盖亦以示公天下之义耳。《孟子·万章上》所陈，盖即孔门书说也。（此事予别有《广疑古篇》明之）《左氏》出于《国语》。《国语》者，《尚书》之流，其为士夫所传习，则吾所谓视如故事，资为鉴戒者耳。《战国策》者，纵横家之书，今已亡佚之《苏子》《张子》等（《汉书·艺文志》），盖当与相出入，以为史籍则缪矣。然则十家九流，信未有能知史学者也。

今称史书，必始《史记》。《史记》体例，实原于《世本》，前已明之。史公之作此书，意盖亦以为一家之著述，故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见《汉书本传》）其告壶遂，不敢自比于《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乃其谦辞耳。然《史记》论议，率与记事别行（论赞是也，间有不然者，如《伯夷列传》之类，然较少。），与孔子作《春秋》，删改旧史以明义者迥别。其言曰：“述故事，整齐其史传。”（《太史公自序》）则始知保存史实，以备后人之研究；与前此九流十家，但著其研究之所得者，迥不侔矣。《史记》原于《世本》，而《世本》出于战国之世，（《史通》谓战国之世好事者为之。）故吾谓中国史学，实始于周、秦之际也。

史不必皆史官所记，史官所记亦不必皆优于寻常人所传。然寻常人非职守所在，所记或断续无条理，又多杂以不经之谈；史官则不容如此，故古史流传，仍以史官所记为可贵。史设专职，古代盖各国皆然。（参看《史通·古今正史篇》）《史记·六国表》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

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此“诗书”二字，当包凡书籍言。（《秦始皇本纪》诗、书与百家语对举，此处不言百家语，亦包诗书之中。）“周室”二字，亦兼诸侯言之，乃古人言语，以偏概全之例，非谓是时唯周室有史，更非谓诸侯之史，皆藏周室也。（孔子如周，得百二十国之书，乃纬书妄语，古代简策繁重，周室安能藏百二十国之书邪？）当时之史，实类后世之档案，唯官家有之，故一焚而即灭。《尚书》《春秋》虽借儒家之诵习而仅存；而如孟子所称晋之《乘》、楚之《梲杌》等，则皆为煨烬矣，岂不惜哉。然史籍亡于周、秦之际，而史学亦肇于是时，是则可异也。岂天其哀念下民，不忍其文献之沦亡，而有以默相之邪？非也。古籍亡灭，后人悉蔽罪于始皇，其实非是。秦汉而后，更无祖龙，然各史艺文经籍志所载之书，果何往哉？则历代书籍，以社会之不克负荷而亡灭者，为不少矣。（焚书之令，当时奉行如何，今不可考；然无论如何严密，谓有此一令，腹地边远皆莫不奉行惟谨，即人民亦莫敢隐藏，亦必无之事也。）即史籍但藏于宫中，亦非尽亡于始皇之一炬。《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岂能皆有向挚抱图法以适兴朝？古代系世掌于小史；（《周官》）而秦、汉以后，公卿大夫，至于失其本系（唐柳芳语，见《唐书·柳冲传》），可见列国互相兼并之日，即其史记沦于兵燹之时。始皇所焚，亦其仅存者耳。夫物，完具则人莫以为意，散佚则思搜辑之者起焉。周、秦之际，实学术昌盛之时，而亦史籍沦亡之世，故悯其残阙而思搜辑之者多也，非天也，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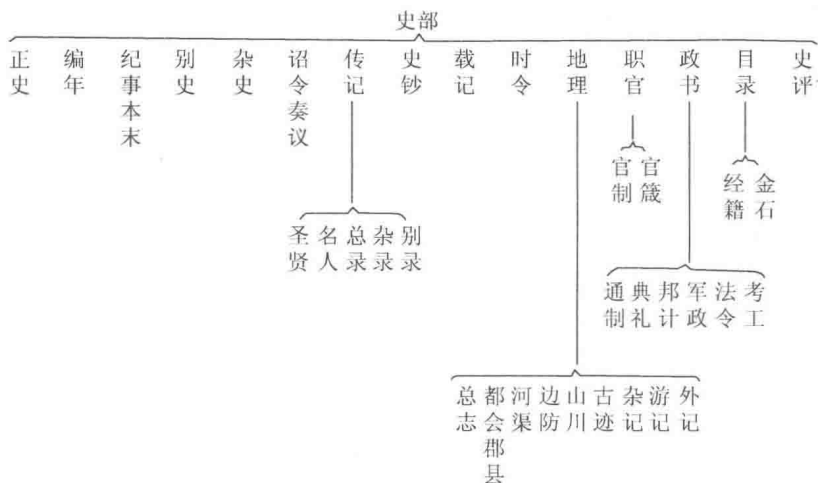
史学之家，自汉以后，盖日益众盛。然记事为史官专职，计书亦辐辏京师，（《汉仪注》：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见《汉书·司马迁传注》引如淳说，盖太史为天子掌文书，故以正封上之也。）故其能斐然有作，以诒后人者，必其能紬金匱、石室之书，居东观、兰台之署者也。然材料虽取自公家，述作实为私家之业。史谈执手，勤勤以继志为言；而史迁著书，亦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班固欲撰《汉书》，乃以私改《史记》获罪，概可知矣。自是以后，作《后汉书》者有范曄，作《三国志》者有陈寿，作《宋书》者有沈约，

作《齐书》者有萧子显，作《梁书》《陈书》者有姚思廉，作《魏书》者有魏收，作《北齐书》者有李百药，作《周书》者有令狐德棻，作《南史》《北史》者有李延寿，虽其撰述多奉诏敕，然其人必史学专家，或父子相继。此特就今日立于学官者言之耳。此外作而不著，著而不传者何限，亦皆私家之业也。至唐开史馆，集众纂修，而其局乃一变。集众纂修，论者多以为诟病；然史籍降而愈繁，网罗既非国家不能，整齐亦非私家所及，其不得不出于此，亦势使然矣。此其所以虽为世所诟病，而后世修史，卒莫能易此局也。此盖史学益昌，故其撰述遂为私家所不克胜，亦不可谓非史学之进步矣。



# 史部大略

中国以史籍之富闻天下，乙部之书亦可谓汗牛充栋矣。抑犹不止此，前人之去取，不必尽合乎后人：盖有昔人以为当属史部，而今则屏诸史部之外；昔人以为无与史部，而今则引诸史部之中者矣。然则居今日而言史学，虽谓一切书籍皆史料可也，史之为业，不亦艰巨矣乎？然合诸书而陶冶之，非旦夕间事也。史部分类，列代不同，今亦未暇徧征，但举清代《四库书目》史部分类之法如下，取其最后出也。



史部之中，昔人所最重者，厥惟正史。正史之名，昉见《隋·志》；宋时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史为二十一；清定《明史》，增《旧唐书》，《五代史》为二十四；民国又加柯劭忞之《新元史》为二十五，此功令所定也。功令所定，必仍原于学者之意。读《史通》最可见之。《史通》所谓六家，盖刘氏所认为正史；其二体，则刘氏以为可行之后世者。故今正史篇所举，以此为限。其杂说所举十家，则刘氏所谓非正史者也。同一史也，何以有正与非正之分？此则当